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世無匹
第二回 多情憐白面干白虹潦倒醉鄉 賤價買黃金金守溪浮沉利海

詞曰：潦倒甕頭春，狂裡醜夢裡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。世路離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癡人，白面還牽少女情。不惜黃金贈知己，諄諄。認取同心是酒賓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卻說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兒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門前，便從屋上進去，輕輕過了一進房子，跳下庭中，撲的一聲，裡邊忽大叫道：「外頭什麼響？同我點個燈去看看。」只聽得裡邊一路開出門來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連忙將身兒閃在榻子旁邊。只見那老者提著盞燈籠，手中拿了根棍子，一個小廝也捏著個紙燈兒，走出廳來。才跨出中間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邊閃了人去。老兒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並無阻礙。直到內裡，一路門都開著，只見中間供著老兒妻子的靈位，干白虹便把做個藏身之處，悄然鑽在魂桌下面躲著。

那老兒同小廝走出廳來，周回照看，見外邊的門依舊關好，不見有賊，仍進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兒睡熟，才敢出來。黑暗裡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裡是酒房。偶然尋到一處，只覺得酒香撲鼻，隨手摸去，卻有個小小門兒用兩把鐵鎖鎖著。心裡轉道：「這所一定了。」便用手扭掉鎖兒，走了進去。果然都是酒罈，不勝之喜。便隨意開了一壇，只覺甘香可愛，但沒酒具，不得口。遍處尋覓，並無碗盞，只摸著了一把銅杓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來就吃，一杓不止，兩杓不休，吃得高興，那裡肯住手？把一大壇酒，骨都骨都吃個乾淨。

欲要再開一壇，不覺腳已軟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昏昏的睡去。此時雖有些聲息，幸喜宅子寬大，房戶隔遠，老兒與小廝、丫頭輩都絕不聽得。干白虹一覺醒來，卻將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見窗上微微有些亮光，睜眼看時，方知醉倒在地。喜道：「人生之樂，莫過於此。有酒不醉，真是癡人。我也不圖他下次主顧，總是天還未明，索性吃他個象意，才不枉來這一次。就醉殺了，也說不得。」便又打開一壇，提起銅杓，緩斟漫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壇，已覺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傑酒中仙，醒是天真醉近禪。
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問誰得似此君賢。

干白虹又吃了半壇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覺醺醺，因想道：「我若再睡一覺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著這點酒興，只索回家去罷。」因出了酒房，一路開門出去。到廳後一重石門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開，原來那石門卻不用門的，只做個鴛鴦筍兒，最是堅固，除了自家曉得，別人那知這個訣竅。干白虹弄了個把時辰，那裡得開？便道：「我何必要去開他？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頭，好不便捷！」肚裡雖然算計，終久頭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態，離離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簷上亂扒。那知酒後力軟，比不得方才輕便，扒了上去，又跌下來，一連五六交，勉強掙得上去，只因衣服一絆，簷上的瓦卸了滿地，唵喇一聲，好不利害。

那老兒睡在牀上，聽得外邊響聲，亂喊有賊，把一家老小，都叫起身，點燈的點燈，拿棍的拿棍，飛的都趕出來。那知干白虹雖上了屋，肚裡的酒湧將上來，越發沉醉。又聽人聲喧沸，一發慌的軟了，不知東南西北，倒望了裡頭亂跑。過了七八層房屋，一個頭暈，腳步把捉不牢，撲的滾到地下，只聽背後一個女人喊道：「賊在這裡！」干白虹道：「我不是賊。」女子道：「既不是賊，半夜裡在人家屋上走來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因慕宅上酒好，特來嘗一醉兒。」

那女子便叫他起來，仔細一看，見是個白面少年，果然爛醉，便道：「我看你不象個歹人，如阿做此勾當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我又不偷盜東西，不過吃些酒，有何歹處？」那女子想道：「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專顧了酒？自然不是偷竊之輩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實是何等人？難道不盜東西，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我就住在這個村後，叫做干白虹，誰不認得！只因生平愛酒，偶爾遊戲至此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聽人說，干白虹是個義士，不想有此伎倆。如今還好，若外邊聽得，就許多不便。我今做個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後門出去罷。」

干白虹喜道：「如此感謝你不盡。」因偷眼看那女子，一身縞素，美麗非常，年紀只好二十內外，卻顧盼多情，語言鐘愛。那女子送他到後門口，攜定干白虹的手道：「你既好飲，可常常走來，我送你些酒吃。」干白虹謝了一聲，匆忙而去。有關《羅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誰知織女會著牽牛。雖逢天賊為吾仇，酒罈狼藉君知否？若還破敗，須伏罪由，虧他福厚，紅鸞護稠，不將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鉤，玉堂瓦陷一聲愁。天成巧，效竊偷，貪狼小釐酒罈頭。（計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人叫喊有賊，怎麼沒人聽見，走來拿他？那女子轉得從容詳問，送他後門逃走，竟無一人知道？卻因那老兒大驚小怪，說有賊在廳裡，把合家都喚醒了，忙忙的點燈執仗，一逕擁出外面，那裡防著後邊有賊？趕到前面，門已層層開出，嚇得魂也沒了，直至廳後，見滿階瓦片，一發驚駭。連忙照看，獨有石門倒不曾開，知是上了屋去，亂慌的趕出前門，叫喚四鄰，都來拿賊，遍地搜尋，那裡有個賊影。

鬧上一會，不見蹤跡，仍關了門，到裡頭查點什物。自內至外，別的都一毫不動，單單酒房裡空了兩個酒罈。老兒捶胸跌腳，大哭大嚷過：「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費盡心力，自家酒沫也捨不得一滴落肚。不知那個天殺的，吃去了這許多酒。」這邊鬧得亂橫，那知賊已在後門走了。故女子雖然叫喚，眾人在外頭忙亂，那裡聽得！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樣人？原來是老漢的女兒。那老漢姓金，名聚，號守溪。是湖廣漢陽府人，從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搖船。後來掙得數十金，搭了兩個伙計，販些雜貨，到廣東南雄府發賣。不二三年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，虧得識幾個字，會看銀色，會打算盤，便想尋個行戶人家，做個店官。是時，城裡有個開行的張蓮峰家叫他抄帳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脩不過五六兩。後來見他誠實勤儉，絕無輕佻遊蕩之習，漸漸托他掌櫃，勞心操持，愈見馴謹。每年的束脩並不花費一文，積了幾年，便想盤些利息。

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許多南貨，另有兩擔生銅。是時省裡鑄錢，布政司行文各府縣彩買銅筋，一時銅價騰貴，民間器用之物，無不傾賣。金守溪著乖，思量買他。叫客人打開一看，只見都是囫圇大塊，非黃非黑，不象好銅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脫，便道：「銅雖不十分好，若親翁要買時，情願相讓。」

金守溪貪他的賤，便半價買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銅之處，將他轉賣，指望賺得幾兩。誰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鑄錢，監收的不肯買他。金守溪好不氣悶，只得仍挑了回來，倒費了一二錢腳價，忙向客人說道：「這銅沒有人要的，我一時眼錯，誤買成了。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將來別賣罷。」客人道：「從來客貨出門，那有退還之理？若與此例，我們准萬兩銀子貨物，難道都帶回去不成？」金守溪道：「別人還折得起，可憐我止此幾兩本錢，若買了滯貨，把幾年的辛苦，都丟在東洋了。」客人笑道：「昨日你自情願，我已讓了半價，今日告窮告苦，關我甚事！你不買時，我也強不得你；既買之後，我便顧不得你了。」

金守溪見不肯退還，眼淚都急出來，只得哀求主人，一齊苦勸。那客人發急道：「凡事要個順利，我許多的貨，尚不曾賣，第一樁生意，就費這許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說時，在你面上，送還他一兩銀子，退是決不退的。」張蓮峰又從中曲議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兩銀子還他，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張蓮峰覺得說不通，勉強勸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聲忍氣，袖著二兩銀於，把這兩擔銅收進房裡。自己終日袖了塊樣銅，各處控賣，再無售主。又恐荒廢工夫，討主人憎厭，只得認個晦氣，丟在一邊。

過了年餘，忽有十來個雲南客人到廣東收兌珠子，也住在行裡，偶然空閒，走到金守溪房裡坐坐。見了這兩擔銅，便大驚道：「這寶貨是那位客長的？」金守溪道：「是小弟舊歲買得。」客人道：「原來是金相公的，如今可欲售麼？」金守溪道：「正要尋

個售主。」客人道：「既肯兌時，只請教金相公個價錢，不知要許多換數？」

金守溪聽了這句，轉吃一驚。他向來厭這滯貨，沒處脫手，但有人買，就是造化，那裡還論什麼價錢！不想，那起客人問他要多少換數？金守溪是個乖人，見問得蹊蹺，便不肯說價，只混答道：「任憑老客長定價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不賣。」任客人道：「也說得有理，我卻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換罷。」

金守溪聽了一發呆了，不知這是什麼東西，或是他看錯，反沒主意，只搖頭道：「那裡有這樣價錢！」客人道：「也差不遠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竟再添一換罷！」金守溪已知是件寶貨，越發裝腔起來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換，方才成了。兌下數萬銀子，眾客人連珠寶也不及買，如飛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黃金變土豈為奇，土變黃金亦有之。

總是時來便相值，不須惆悵運窮時。

你道這是甚麼寶物，值得重價買他？原來這兩擔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島中，可值二十分餘換，若將來傾錠，攙入大半銀子，還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時識者甚少，故算作廢銅，尚沒有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來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應該發跡，恰恰買了，彼時賣又無主，退又不肯，那知遇這雲南客人識得，驟至巨富。誰料客人出了十六換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張蓮峰眼見其事，不勝驚駭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

此時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裡買了一所大宅子，開張典鋪，收買奴僕。張蓮峰心裡歆羨，便將個十八歲的女兒與他聯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誰想金守溪一個錢也算入骨髓，那裡肯在丈人面上容情，翁婿之間，便覺不睦，兩邊都不往來。金守溪因是異鄉人，出身又微賤，忽然驟富，人人覬覦。不論鄉紳百姓，有勢力的都來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雖然鄙吝，遇有釁端，只得逼勒出來。數年之後，才生一個女兒，此時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連官府也來拔富，遇有荒歉，要他出粟賑貧。又隔幾年，不覺資本蕭索了大半，自覺當不起了，連忙收起典鋪，賣掉住房，搬在這仁壽村居住。恐怕招搖，不敢仍開當舖，只得做酒經營。

後來女兒長成，姿容甚麗，就叫他小名麗容。到十七歲，嫁了裡中一個富家子弟，不上五載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無所出，等他服滿，原欲別配。未幾，妻子又歿，衣衾棺槨，含殮治喪，又費了好些血汗。因墳地未定，故靈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所。只因落後驚覺，把小廝、丫頭都叫起來，相幫趕賊，連女兒房中，一個也沒得陪伴。

麗容聞得外而有賊，也自驚醒，連忙披起衣服，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頭，只得坐在房前天井裡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個人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喊時，外邊那裡聽見！但金守溪既在拿賊，為何自己女兒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婦，見此白面少年，轉加憐惜，不忍聲張。況且聞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諒來不是做賊，故悄悄在後門放了他去，還約他常來走走，甚有鍾情眷戀之意。

可惜干白虹是個豪俠之士，不知兒女情態，故潔身而出，行誼皎然。若是個輕狂少年，軟語柔情，相憐相惜，不但有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試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時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見，尚是一身縞素。自此之後，麗容常憶著干白虹之人才品致，每每寢食俱忘，只無由與他會面。那知干白虹一條心掛在金守溪家，卻是想他的酒，並不想他的色。

過了月餘，酒興復發，想著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來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幾日，忽然又生個計較，反正正經經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僱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「我家做酒的盡有，看你力氣倒狠，除非在此踏曲。只是工錢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錢銀子。」干白虹道：「踏曲也罷，工錢也不計論，只是夜間要在此宿的。」金守溪道：「我家踏曲所在甚寬，就在曲房裡睡也使得。只是你可會吃酒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一滴也不用的。」金守溪說：「這等便好。你姓什麼，可有名字的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我姓平，沒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」金守溪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去尋個保人來，寫文書便了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僱工小事，要甚麼保人？」金守溪道：「沒有保人，那曉得你來歷！」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應聲而去。

原來金守溪因前日賊發，巴不得要人幫護，見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裡。只道他可以防賊，那知自己反做賊的招牌。干白虹見他疙瘩把細，心裡好不暴躁，若別的事情，就夾嘴一拳走他娘的路了，只因看了酒的分上，勉強忍住性子。況且僱工賤役，正欲掩飾姓名，不與別人曉得，誰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裡沒法，只得尋個知心朋友，與他說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盤駁個盡情，議到十分穩當，方才叫他立契寫道：

僱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願將身僱到金宅踏曲使用，每月工銀六錢。自僱之後，甘任勤勞，不致偷安怠惰，倘有脫逃、偷換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！

從此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呼他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曲房與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間，揀開鎖兒，反不在壇裡抽豐，只在缸中拔富。常常吃個微酣，並不知覺。他起初還飲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後，漸漸膽大起來，每夜必要吃個酩酊盡醉。偶然一次，覺得有興，把二三十缸酒，逐缸嘗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裡鼾聲如雷。幸喜金守溪這日清早到城中括帳，不在家裡，倒被丫頭聽得，慌忙報與麗容。

麗容著驚，如飛走出來看他。果見干白虹象個六月裡的睡狗一般，躺在缸邊。叫了幾聲，也不答應，丫頭也去推他，總是不省人事。麗容沒法，反叫丫頭泡些濃茶，扶他起來吃了兩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頭擦條板凳，抱他靠在牆上坐著。干白虹還閉著眼，說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，吃得愜意。」嘴裡還呓個不了。

麗容見了又好笑，又好惱，因故意嚷道：「你這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膽，把我酒來吃到這個田地！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裡，他若在家時，可不氣死。」丫頭也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懵懂！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人白白裡吃一杯的！你卻不知死活，灌了這許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個半死，還要送官哩。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還不走來討饒，尚自癡癡迷迷的不肯甦醒。你看還有許多缸兒酒在這裡，請你再吃些麼！」麗容道：「也不要罵他，我與你且進去，只把酒房鎖著，過一會兒，等他醒了，再與他說。」丫頭即便把門鎖好，竟同麗容人去。

不多時，干白虹漸漸醒來，忽把身子欠伸，一交滾在地下，雙手揉一揉眼，睜開一看，卻見門已閉著，缸蓋上放有茶壺碗碟，大吃一驚，知是裡頭曉得。正思想尋路逃走，忽見麗容同了丫頭開出門來，立在面前，嚇得羞慚無地。麗容與丫頭兩個，著實數剝一番。只因這一會，有分教：

無意姻緣而得姻緣，實非負心而若負心。

未知干白虹此時怎生脫身？麗容與丫頭怎生把他發放？金守溪回來畢竟知也不知？且聽下回分解。